



扫描关注“新民锦读”微信号,可参与蛙稻米健康食品馈赠活动。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63 期 | 2014 年 8 月 23 日 星期六 责编:王文佳 视觉:戴佳嘉 编辑邮箱:xmjdb@xmwb.com.cn

Feature 新视界

受虐儿童的“小希望”

世上,有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?
这是对传统伦理观的挑战,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。

将新生儿残忍溺毙,只为是个女婴;将先天性疾病的孩子遗弃在医院;将生活不满发泄在幼童身上……极端案件屡见报端,但更多的悲剧隐蔽在紧锁的家门背后,悄无声息。

面对虐待,他们不会发声、不会抗争、不会保护自己。监护人的经历、习性、压力、喜恶甚至一时情绪,都可能摧毁这些最孱弱的生命。

然而,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,他们是社会的共有未来。追问监护权的边界,呼吁儿童权利保护体系的完善,迫在眉睫。

本报记者 范洁

并承诺担负一切医疗费用。但另一边,“小希望”的亲属坚决拒绝治疗,也不愿放弃监护权。

激烈交锋,生死博弈。
“孩子得的不是绝症,没有任何理由放弃!要是经济有困难,我们负责承担。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,孩子病情很复杂,治疗过程也很痛苦,不想她受罪!”
“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病不痛?怎么能以痛苦之名,就剥夺她的生命?”
“孩子很难百分百治好,治好也有后遗症,长痛不如短痛,选择临终关怀是大爱!”

“小希望”该不该救?时至今日,回忆起这场以孩子生死为题的辩论,陈岚痛陈从一开始就错了:“一条生命,谁有权利决定她的生死?”

由于家属拥有绝对的监护权,2月13日“小希望”还是被强行带离北京私家医院,返回天津。随后,他们宣称送医就诊,但以孩子隐私为由,拒绝透露任何病情进展。3月5日,“小希望”又从天津出院,从此杳无音讯。

直至同年8月,全国人口普查,户籍登记无法回避,家属最终拿出孩子的死亡证明正式销户,死亡时间是3月27日。

“小希望”的生命定格在74天。

不是个案

“医院每天都发生成千上万像我们这样放弃孩子的事,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别人?为什么非盯着我们家不放!”来自家属的责问,几乎所有介人的救助者都曾遇到。

确实,“小希望”不是个案。

在东北,有个同样先天无肛的女婴,被弃在坟场,早晨被发现时已经冻死,眼泪在瘦小的脸颊上结成了冰;

在广东,一男婴被送往殡仪馆,工作人员发现孩子竟还在哇哇大哭,报警后送医。数小时后,孩子被再次送回,家人对殡仪馆说,他这次真的死了;

在不少地方,儿科医院的病房和仪器间成为弃婴滞留的场所。有知情者透露,现在某家儿科医院内就收有9个被抛弃的病婴,冰箱里还躺着70多个去世的,亲属不来认领,医院也不敢火化……

触目惊心,实际惨烈数量,更是远多于媒体披露。这些悲剧的主角,有些仅因为是女婴就被溺毙,有些因先天性残疾与病症被遗弃,他们的不幸命运有时并不仅是经济原因,而是监护人的喜恶、习性、状态甚至一时情绪。

陈岚说,“小希望”是幸运的,由于民间志愿者的介入,她曾获有一线生机。但是,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孩子,连存在都不为人所知



■ 小金望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住进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本期供图 小希望之家

困难,远比想象中凶猛。恰如机构取名“小希望之家”的起心动念——陈岚4年前参与的一场行动。

2010年1月25日,天津一名出生仅13天的先天无肛女婴“小希望”,被亲生父亲遗弃在一家临终关怀院,不给喂食,不采取任何治疗,只等她缓慢死去。但是,女婴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意志,仅靠每天用作安抚的少量葡萄糖水,忍受着腹胀如鼓的极度痛苦,坚持了10天……

2月4日,初为人母的作家、电视评论员陈岚看到网络消息后,与志愿者连夜奔赴天津,用“抢”的方式将女婴抱出,送往北京私家医院安置与救护。一边,她们不断劝说家属,

绝境转机

2014年8月19日,上海大雨滂沱,倾泻如注。

12时30分,广东梅州男婴杨金望与父亲杨育汉抵达浦东机场。深陷的两颊将双眼衬得格外突出,宽松的衣衫更显身子单薄瘦弱,很难想象,已经6个月大的小家伙竟刚足5公斤。

罹患先天性巨结肠并肠梗阻,伴有脑出血、肺炎、左侧腹股沟斜疝,小金望命途多舛,但也绝非不治。然而,家庭困境却险些判他死刑——

父亲是农民,家贫体弱40岁才娶上老婆,去年起在梅州大埔县打零工,全年收入仅2000元,还要照顾年过耄耋的祖辈。小金望母亲为精神病人,情绪很不稳定,曾在孩子做完造瘘手术后,撕扯肛袋致其感染,再次伤害随时可能发生。

“治不好就算了”“把娃扔了”,杨育汉不止一次想过放弃小金望。听医生说孩子病情严重“救活也是废人”,他担心最后人财两空;因为欠费医院停药,他签下“后果自负”的协议,强行出院。复杂的病症、高昂的医药费、沉重的家庭负担,一切陷入绝境。

转机出现在7月28日,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获知小金望的现状后,经志愿者核查评估,将他纳入9958(救救我吧)紧急救助程序,发布信息并搭建公募平台。8月5日,上海“小希望之家”儿童权益保护中心承诺跟进,联系医院保障后续治疗。

缺口打开,源源不断的爱与希望向小金望汇聚。

8月15日,在9958志愿者的帮助下,杨育汉与孩子从老家抵达深圳,敲定前往上海治疗的行程。

8月18日,“小希望之家”理事长陈岚发布微博,征集车辆翌日到浦东接机。一分钟后,常州女生Lucy“秒回”,愿意赴沪专程接送。

19日下午3时,父子俩抵达位于闵行北桥的“小希望之家”安置点,志愿者为孩子换上干净的衣裤,准备生活用品后前往医院。

傍晚5时,小金望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,完善各项检查,将根据结果制定巨结肠症的治疗方案。

生死对峙

在“小希望之家”安置点,杨育汉签下协议,同意志愿者“接管”小金望,也使这场爱心接力与后续救助名正言顺。

然而很多时候,民间力量遭受的阻力与

的病儿,正被家人悄无声息地抛弃,他们的希望在哪里?

每年,中国诞生80万至100万的先天疾患儿童,孩子是如此孱弱,生死完全仰赖于他们的监护人。如果家长随意处置、放弃不完善的婴儿,将有多少孩子被放弃?

“那个悲惨世界里,挣扎着的都是沉默的羔羊,是不能为自己的生存发声和抗争的孩子。想象中,他们应该像向日葵一样灿烂开放,而现实中,有疾病的他们往往如飞絮一般凋零。”在悼念“小希望”的文章中,陈岚如是写道。

监护之痛

“小希望”的离世,对于所有的志愿力量而言,都是元气大伤。曾经为她奔走呼号的亲密战友,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再联系。

伤痕难以治愈,先将悲痛缓慢收起。然而,2013年6月21日,南京小姐妹李梦雪、李彤被发现饿死家中,彻底击碎了重获的平静。

“十年,同一个月的同一天,悲剧不仅在轮回,而且是双倍代价!”这一刻,很多人想起10年前的李思怡。

2003年6月21日傍晚,成都市青江西路65号院的居民发现了李思怡——3岁的她,已经变成一具小尸体。6月4日,她的吸毒母亲在超市偷窃被抓,并押往强制戒毒所。但是,由于民警的玩忽职守,没有人通知亲属去关照这个被锁在家中的小女孩,致使她在多日的饥渴中死去。

“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,她的指甲不同程度损伤,所有的柜子都被翻找过,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橱……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,并慢慢死去。”陈岚至今记得读到那则新闻当晚,自己在电脑前嚎啕大哭。

但是这一次,她已经没有眼泪,更多是惊醒与追问:谁来保护这些孩子?谁来制约这些监护人的行为?危险的潮水,不仅涌向先天缺陷的婴儿,而且早已蔓延至正常的孩子。

愈合的伤疤被再次掀开,曾经的痛楚不断袭来,对“小希望”的愧疚拷问着她:我尽力了吗?心无旁骛,全力以赴,不惜一切地为她、为他们尽力了吗?

“我没有,我并没有付出我所可以付出的一切代价。”她下决心成立一个机构,以“小希望”之名。

这本是陈岚一直不愿触碰的领域。在她看来,捐钱、呼吁是最简单的方式,而成立机构意味着介入个案,也意味着更多责任。但是,残酷的现实不断敲击,监护权的制约是一个死循环,解决僵局不仅需要高声疾呼,更需要实在的接盘和托底,孩子们需要有形的庇佑。

(下转 A10 版)

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